

309-32

鴻濛陳人重譯海外奇譚

忠臣庫

此書清人譯我邦俗院本者近
海船載來不亦珍異乎是以請
一先生傍附國訓以命梓公世
冀備君子閑燕之覽采云爾

觀成堂

繡梓

忠臣庫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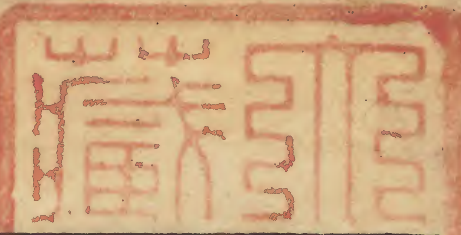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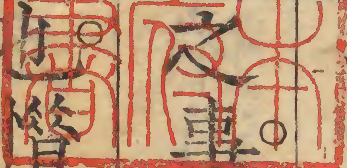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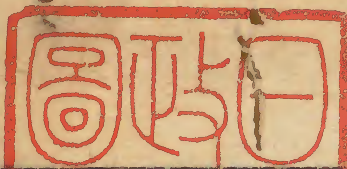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鴻濛子嘗閱市獲奇書題曰忠臣庫

披之則稗史之筆蹟而錄海外報讎

謂好事家譯異域之俳優戲書

哉其文鄙俚錯誤有不可讀者



法外音言 戶
是以追卓老水滸之跡。潤色訂補。以備遊宴之譚柄焉耳。

乾隆五十九年正月上元

鴻濛陳人誌

第一回

足利公拜納義貞盛

高師直亂罵若狹介

千秋大業國之光

累累古墳名姓昌

死力何慙比豫讓

義心不拆報田橫

歲寒松柏人知綠

地僻蒞蘭誰認香

一曉得和歌四十七

春花散落夢芬芳

這詩乃是日域一箇名儒姓林道號文靖先生題義臣墓作衆人都道不臨亂則不見貞臣之志不臨財則不見義士之操譬這是雖有嘉穀不食口不知其味一樣泰平之世有英雄豪傑不見做什麼驚人的

功只似滿空星辰白日無光夜來發輝一般這一本
所說的是海東國有一位判官爲一件做鬪毆出來
特特送了性命正是下朝之怒竟亡其身後來該臣
四十餘人替主公報讐的事下來便見他國天子光
明帝在位歷應元年二月下旬大將軍足利氏姓源名尊
氏勦滅了南朝將新田氏等卜居於皇土警衛宸居
德如艸上之風四民偃伏不在話下却說相州府鎌
倉縣鶴岡地方有好一坐八幡宮歷代武弁尊崇之
神將軍爲嘆亂後顏基修造之事完成古人有詩道
得好

金鑾響絕委烟塵

豈料爽鳩世代新

舞罷荒臺孤鶴怨

政非空閣牝雞晨

山中吊古星如月

水底于今花雜蘋

但有千秋華表翅

哀鳴孰語舊時春

又說足利將軍親弟左武衛都督源直義因代赴降
香已到鎌倉那指揮執政的武藏太守姓高名師直
陪侍在階下當權觀人眼光另有兩箇管待的一員
是播磨太守的親弟若狹介姓桃井名安近一員是
伯州判官姓鹽治名高定端端正正伺候左右玉殿
嚴肅錦幔相擁有詩爲証

九天雞唱達宮牆 條吏入朝曙色長

北闕紅霞迎佩劍 南山白雪映垂裳

御爐香任麒麟吐 仙伏坐隨鶴鷲行

裁詔鳳池雲五采 知陪翰墨侍明王

源武衛對高執政道放着這櫃中是醍醐後帝恩賜

源義貞的頭盛渠雖對敵實係清和帝的苗裔明明

戴過也法不掉這回奉命就這庫內拜納你須理會

高執政道這不該的尊旨若教義貞算做清和源氏

之流納他戴過的頭盛要做尊敬今麾下大小守令

清和源氏的有許多拜納的命不當穩使並不忌憚

回覆若狹介道不然據下官愚見這全然大將軍最

好計謀就是推敬新田氏的遺盛要教那敗殘軍兵

感仁德不動干戈只招他歸降的門路阻當庶議殊

覺非禮高執政怒道對我稱箇非禮甚抗拒下官你

聽義貞死時蓬頭亂髮落在死骸邊頭盛四十七那

箇認得真假將就此揀去拜納後來倘有不是真的

惹出人笑況且你是年輕輩胎髮還存不等旨命捕

口議論萬萬不合須閉口坐着只托着威勢隨口說

破若狹介被他搶白將要發作鹽冶判官快看他的

氣色發話道雖然執政所論當理桃井公所說的要

治世的計策，這話也去不掉。懇仰臺下安撫兩家貴
論源武衛聽見歡喜，便道：眾議諒必似個，因為叫過
你的室，早到面前來，應諾不多時，只見微粧艷飾，羞
花閉月之容，這就是鹽冶判官夫人。甲活欲奶奶遠
遠地跪着，但見

朱華冒唇嫩柳上眉，膚如凝脂，領似蝸蟻垂裳
步步拂地，珮玉珊珊，委草春風日煖，時喚階前
黃鸝，藥欄氣馨，閑飛園中，嬌蝶秦姬清唱，咸陽
宮吳娃緩舞，姑蘇臺

原來高執政媼姑的人，軟腿膜的，酸眼早看他，便道

鹽冶判官令內勞動勞動，有公命叫來，早早近前來
武衛看見，便道：如今叫汝不與別事，前年元弘擾亂
醍醐後，帝把頭盔恩賜義貞，他臨死的際，明知戴過
也，並沒一箇認得，聽見當時汝在十二皇妃之一兼
管兵庫寮女官，諒必認那頭盔，儻若記得，要判真假
甲活欲眉花眼笑，便道：感蒙台命，那頭盔是奴家早
晚經手，把那賜義貞時，添着叫做蘭奢待的名香，直
教奴家拿去交付，那時義貞回荅道：人家一代名播
萬世，儻若陣上臨死的時，把這蘭奢待燒薰，盔裏毛
髮都留了香氣不散，倘有獲了留香氣首級，庶可知

義負死在刀鎗之下諒必這話不虛原來高執政有心那鹽冶高定夫人看他稟告容止的嬋娟越覺可愛只撒動十分火氣聽了武衛聽見委曲便道令聽甲活欲詳細答應果然如此因此散在地下的遺篋四十七都放這櫃中須要揀了只見管事人員領旨恭恭敬敬開着臍膊大鎖拿出外面甲活欲奶奶不慌不忙走近前去看是各家的指望幾等樣式內有一箇龍頭的頭篋還不曾說箇真假早透出名香甲活欲拿起稟道這就是奴家經手義負的頭篋拿到面前聽得眾人纔知是實武衛下命教鹽冶挑井兩

箇跟隨我拜納了神庫裏重命甲活欲退了就起身去鹽冶挑井二員陪從直進廟裏去了甲活欲奶奶在後並沒擺布對高執政道幹完公事實有尊勞奴家已蒙退去的命若不退着恐有違命將要賜退起身高師直走將過去拿着衣袖扯住了便道且住正要今日竣事幹就教夫人看一件物事幸喜有公命叫進到此他源武衛與我算做赤繩神奶奶也得知我往常好歌詩拜他吉田兼好做師父天天通音信他就把討詩書轉央我教夫人看看乞賜佳音立候回話口說也沒礙一頭說一頭把那書從袖中拿出

來直放着他的袖裏甲活欲看了不是兼好討詩的
書明明寫題武藏鎧子却是師直手澤的情書慌忙
不往肚裏尋思道儻若胡亂教他喫醜了是倒教丈
夫裝做愧子索性拿了回去叫丈夫看就地尋思道
若做恁地丈夫見怪他是有什麼失支脫節恐不穩
便只不曾說話把那書丟了還他高師直早拿在手
裏念詩道

翻却一片書

想纖手所觸

棄捐儻在此

恐惹人戮辱

不用言三語四若沒有好回話甌已破一不成二不

休直教天下安危都係下官手裏教你丈夫死活全
在奶奶主張豈不是實甲活欲聽見這話不題一聲
兒只是啣淚却好若狹介來到這裡快知他往常刁
蹬人手就向他甲活欲道你怎還不退去己蒙命不
退了豈不欠禮勸他要快退去高執政被他通知乾
願說道你又來怎敢拒我指探好口若要退去時候
我教他回去這回鹽冶判官管待的事全靠我指點
端正這箇在此款款底要判官事事停當較些子大
氣緊的判官也尚似個你是小頭兒丟掉俸誰是教
你領全由下官三寸舌上教你敗壞了家當也不見

得恁地也。你算做武夫麼？只因若狹介冲被他的私怨，就把毒口來觸他，聽得安近怒氣冲天，把刀頭將要結果了。忽然又想起廟堂之中，武衛之面怎敢粗鹵發作耐性守奈？若再觸犯，斬做兩段，只躊躇了生死的關恰似。

拔山掩世，拆柱傾地，廣陵驚濤勢動，搖海岸來。大嶽巨靈力擘，烈峻嶺去，共工奮怒頭觸了，不周山壯士含冤槌擊了。秦皇車勿道螭能掣，綢可見窮鼠却咬猫。

却早喝道聲響，纔知源武衛回府，没法可施，擔悞了。

機會滿腔子，冤恨這場惡語，到這局面不能下手。誰知運生禍退高執政，得脫了性命，鹽冶判官那裏曉得。第二日惡事轉到自己身上的對敵，只奉陪武衛押後徐徐兒步去，誰不仰足利權威，當時應有頭盔四十七，暗暗地數，正准了從來四十七員，各有字號在帽子上，已經雖納全完，只是不解挑井的怒，必竟若狹介與他高執政，却做怎地，且聽下面分解。

地方那坐的八幡宮燒香你說多少使費儻若把這使費落在我的手中這可助也要改名快樂關內道你說改名快活要改作甚名可助答道要做角助把角牌在賭博場上做箇賭主關內道這蠢物你還不知昨日在鶴岡神廟裏主公好生發怒却不知委曲聽見高執政憊憊教主公被羞喫醜就在小廝房裏的話諒必說着什麼強話教主公喫醜一遞一答說話本藏聽見喝道你等聒聒噪噪亂議甚事怎不聞聖人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更兼大奶奶貴恙這衙門裏若有玷辱的這本藏聽不掉你們不要亂

說禍事掃過庭內退去聽得兩箇領諾去了只見一箇了頭拿着芬盤與本藏喫烟烟氣濃濃作雲作輪正是

雲殘神女夢

煙駐漢宮姿

遣興無人地

合歡迎客時

仰天成月暈

窺苑作遊絲

知替忘憂物

偏能慰所思

從廊下走將出來真箇芙蓉窈窕香滿衣這就是本藏愛女叫名可那美母親名喚托那設徐徐兒出來本藏看見叫二人道你們不在奶奶身邊窩盤只顧

到此自己消遣甚是不該可那美道大奶奶悶煩些
癩如今睡着在彼托那設道頭遭大奶奶說昨日叫
可那美到鶴岡那裡歸來相公同他執政高師直有
什麼爭口的不知那箇誘風早聽過在耳朵嘖嘖擔
愁只對奴說道你丈夫該知詳細莫非是隱瞞不說
問女兒也同奴一樣回答並不知什麼樣子一來凝
了奶奶的貴恙二來玷辱了恩家待要怎地本藏道
這等小事與何沒有安慰奶奶回復原來主公天生
急性那有爭口之事這是女家隨口說的話不過一
句半言就在三寸舌裏惹出大事免不得死在刀下

你莫不是武家的妻這些事故見不到處須要謹慎
就問可那美道我女代去燒香回路聽這般的話有
也無可那美道不聽什麼話本藏道該沒有這話恁
地是我去見安慰奶奶將要起身却早當直職事人
員走出來報道大星由良爺的令郎力彌兄到來本
藏道就知鹽冶公使人來管待天使的事快叫到此
托那設你聽過旨意告訴主公使人是力彌曾有許
嫁可那美的華客務要款待我要去見奶奶說畢直
進裏面去了托那設叫女兒坐過近前說道父親常
雖古撒如今說的話應該教你見使人誰想叫我接

處女真情
摸出妙

着多少差了，母親的心諒必你也要見丈夫替我母親迎接，好麼？可那美羞恹恹地出得半句答應，就做上臉，真箇覺可愛。母親快體量女兒的心，假意推病，說道：「女兒來與我抹胸紮脚，可那美道：『娘娘却做怎地貴體不安，托那設道從早多用了心，募起痞塊的。』如今不能勾出見使人女兒去領接使命，務必款待。但是厚款過多，恐怕誤了公事，說罷直進裏面去了。可那美看了母親轉背而去，在後合掌下拜道：『多感娘娘的恩情，常有渴想得的心肝，務要見他。』叙說胸中情話，半羞半羞伺候。原來大星力彌軒跪刺的後

生年紀方十七，鬢彼兩鬢，雙已花號，衣服整整，揆兩把刀直進裏面來，坐在客位裏，說道：「相煩轉告使令，聽得可那美叉手面面調眼色，不曾說話，就紅起臉來，如桃李鬪花一般。可那美剛纔拴定了心猿意馬，便道：『多謝勞，就是奴家領着，使命轉告直對奴傳報旨意。』一頭說，一頭坐，將攏來勢，似欲撲抱，力彌退了幾步，說道：『不要壞禮，況且傳了使命，是該有禮貌。』又退了一步，叉手，說道：『東人上復桃井老爺，明天絕早，該到公廳，涼必客官也。』且到為此高執政傳諭老爺，同下官直到五更前出來伺候等事，勿有過期。因茲

海人子彈
二四

主公再叫使人來報說就哩務應轉稟可那美只看
上了他的臉面並沒一句聽入耳孔有詩為証

窻前處女慣裁縫 深坐朱唇銜縷濃

適為少年穿鍼孔 時移頻響自鳴鐘

若狹介走將出來說道我在房裏聽過委曲昨日在
鶴岡和你相公別了後來不相見諭示的事照命允
承煩好好回復謝使人勞了當時力彌告別轉向可
那美正經施禮漫漫地立起身去並沒回頭轉看只
得整頓衣裳就回去了當時本藏走出來說道相公
正在這裏明朝五更出駕此刻約在三更前後請一

歇安靜了睡罷若狹介道本藏我與你暗暗有說話
叫可那美退去本藏領諾對可那美道女兒儻若有
幹事拍掌為號且到後堂去伺候本藏體看主公行
坐非常直走向前來道務要聽聽委曲幹事若狹介
道如今是我說出來的話要不拘什麼你從命不背
違請賭咒做誓本藏道非常的命不敢不違只是武
家的賭咒却不等閑若狹介道恁地是不依了麼本
藏道並不是違命只要聽纖細緣故若狹介道你要
等我細說後來做諫勸不然違我的話本藏被他逼
迫低着頭打藁好一回定了性兒把短刀出鞘單手

拿長刀打響便道今做起武家賭咒的法本藏心中
似個並沒阻當諫勸又沒搬口說是非只要相公開
懷說知教本藏吞進肚裏若狹介道恁地是說與你
聽這回源武衛因鶴岡神廟有造營到着鎌倉管待
之職着令鹽判官同我二人聽令足利將軍嚴命再
教一箇執政高師直副事他年老經手的人凡事聽
他指揮幹事他托着公命恃驕放蕩在班部叢中擠
撮我年輕起來累次與我毒口惡語將要一刀斬他
做兩段只恐違了將軍命耐心放了他幾次推到明
日竟不罷休就在殿上教我稠人廣坐被羞頗奈只

得斬他報冤你等決不要阻當雖多遭有掛念夫人
同你的苦勸但累次惡言加我勵武的性子諒知敗
壞家國夫人悲哀怎奈受此冤讐怎有已拔脫鞘的
刃徒收鞘中之理又恐武神與我不殺他姦惡之罪
便是陣上見功不如殺了一箇高師直上為天下除
害雖喪國家也甘願了恐怕有人傳播譏誚我短見
喪國亡身因是一五一十說與你聽心裏既許必死
的主張說罷淚如雨下本藏道好好說出來難得相
公放了他設如本藏身上有這事竟不罷休若狹介
道你似個說是小覷了我軟弱放他本藏道凡事避

是黎園的
光景非尋
常庭所為

了，刁滑不現攬，並然沒爭論的理。這是農商家傳來的話。若武家照那譬喻，漫然放了，並不中法度。本藏說的是臨機行事，並非覷見了相公說畢，將鼓舞他志立到傍邊，把短刀快脫鞘在手，從書院裏下去，拿了那草鞋抹着。後人傍無磨石，將草鞋抹着當做磨刀石。望了老松樹枝，早舉刀斫落，拿刀收在鞘內，便道：望乞相公似個一刀結果。若狹介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本藏恐怕走透風聲，轉頭看望四邊，向着主公道：目今約莫三更，左側打磕，柵我料理。自鳴鐘放着枕邊，每更報響，醒覺請睏。一柵若狹介道：你聽允我也滿意。要見夫人。

暗裏做陽世離別，本藏你從今不重相見。說着，一句永訣的言，直投房裡去。怎地得住？武人恚怒，但見

丙夜深閨，月照枕衾，不寢。庭松雨打枝葉，十分清輝為癡雲蔽。三春扶疎無知人，愁駢去明朝。空留虞氏淚，城崩侘日只殘。杞妻哀，幸有鐘漏未報曉，購得千金主君怒。

本藏看他主公進入房中，就走出前堂，叫道：本藏的伴當們，快牽馬過來。一頭把褲子拽扎起，却早牽馬到庭內。本藏就跳在馬上，將要望高執政府中跑去。托那設同可那美看這頭勢，拿着馬銜攔住了道：老

公到何處去聽過始末情由你非這年輕恁地並沒有
諫勸主公看這樣子老大記異母子二人竟不肯放
手本藏道你等如何省得只爲主公性命况兼爲着
恩家這箇行事這話竟莫走透消息儻若告訴主公
小女是出籍渾家是休退奴僕們在路上吩咐你諸
事委用叫母子退也不退本藏鬼頭風發把鎧兒踢
一踢撲地望後倒了本藏並沒回頭轉看只叫伴當
趕走跟不得跨到一步撥風也似走了必竟本藏到
甚去處却做怎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桃井耐心放執政 鹽冶忿怒鬧殿上

王孫躍馬望東郊 草色萋萋路徑交

欲向春花深處摘 叢中故有蝮蛇咬

話說左武衛都督源公管領關東八州新創造殿宇
甚是美觀郡縣大小守令打扮華麗的朝衣真箇好
看且備了水陸嘉穀美味以享天使管待職事的人
五更來伺候端的是武家權勢做光輝只聽得從西
門外喝道聲響前排燈籠照將進來這人便是執政
高師直滿臉賣弄權威穿了寶藍朝衣戴着大刺刺

的高帽子，喝叫許多步，從都留在衙門外，帶着一兩箇，從人跟隨到了那親隨的人，姓鷺坂，喚做伴內，托着主人威勢，尾行以姓鷺的裝做仙禽的模樣，高聳手臂對主公說道：今日在公廳內，唯獨相公最體面。鹽冶桃井兩箇，往常雖是誇口，也不省得什麼規矩禮法，正是像把矮狗兒，上了一層屋頭，一班真笑殺人。且相公常常有戀戀他鹽冶夫人的心頭，累次送情書，還不曾有回信，相公不要激惱，雖是他有十分顏面，心竅不啐瑠，何能勾搭上了高執政道，不要高聲說口，他也有雄兒，累次只推請教歌詩，暗裏說情。

也不曾由我的像意，聞得說他身邊新討一箇養娘，叫名活佳兒，我要托他撮合做媒，更是有把柄之處，他斷然不肯，該應要叫丈夫得知，就哩，便是不教他知道，想來情思不斷，也不見得兩箇就在門邊點頭點腦，一遞一答，說在熱鬧處，留在門外的從人趕來，彎着腰報說：小人等在門外伺候，有桃井爺的家老賀古川本藏，要拜謁相公，他說跑馬到貴府，相公早已出來，因為直來，此間要求謁見，看他許多人衆，跟從到此，如何是好聽得伴內心慌，說道：今日有公幹的相公，他來要見，甚是無禮，我去見他，有甚事務執。

真箇戲
場好景
妙寫得

政叫道：「停面住了！我都知道來歷。昨日在鶴岡廟中，我戲弄他，數落因為親身不到，只叫本藏來要報讐。雪耻挫我的權勢，伴內切莫有誤乘着，還不到五更，你去引接到來，我要結果了他。」方纔兩人丟個眼色，濕緊靴釘，揎袖攘臂，等候只見本藏整頓禮衣，徐徐兒走過來，隨使們拿着許多禮物，排在高執政面前。本藏走退下首，跪着在地，揎燈也似磕頭，說道：「小人，大膽容稟。此番東人蒙足利將軍旨令，與他管待天使的大職，此乃武門體面，感激不過。只怕主公還是年輕，不曉得什麼規式，十分放心不下，虧得老爺點

撥他諸事停當，這全然不東人的功勞，都靠着老爺方便的力。上至東人，下及滿府職事人員，大喜無限。為此上衆家臣奉上區區禮物，便是一塊殼的微物，只表孝順之心，望乞笑留。是萬幸，說畢把禮帖板板地遞與伴內，伴內接着禮帖，展開念道：

恭具

一緞疋三十卷

若狹介桃井安近室

一黃金三十兩

同

一黃金二十兩

家老賀古川本藏

一黃金十兩

班頭職事

一黃金十兩

諸士以上敬謝

高執政聽得看這許多禮物，嚇痴了，開口不閉，兩箇相覷，呆了半响，正是似告朔已息餼，羊尚存了一樣，瞥地滿面生春，便道：「這箇不敢當，伴內收壁，該怎生底好？」伴內道：「既是厚情送來，理合收受，儻若還他，倒壞了他的好意。」執政道：「往常是指點人家教導規矩，到這局面，實在進退不得。」本藏兄，你的主公桃井公，真箇聰明好男子，做師父的師直也，倒不如他，正乃青出於藍，哩！一頭說，一頭叫伴內快快要收這箇，却對本藏道：「與在途中不能勾請你，一盞茶把從前的。」

怒氣盡般鑽過瓜哇國去了，變做笑吟吟的臉兒，反掌的陪話。本藏暗暗地快打算，他己着了，我道路更兼叉手道：「已在五更逼近，在此告退，且今日是要緊的日子，萬萬拜請托東人身上，指點端正說了，將要起身。」高師直連忙扯住，便道：「你也到殿上去，請看今日廳中的排式。」本藏道：「小人等陪臣安敢進殿執政，道不消慮得，我和你同走，誰人敢開口阻當？」桃井公也有事，幹便當，本藏意不的被他勸了，便道：「如此要奉陪，若有違命，倒是無禮。」爺爺請先行，小人奉陪，就跟他背後去，端的有錢，金人可以開口，石佛可以回。」

首本藏賄囑買活了主公性命這算做一味忠厚的
武夫問話不題却說本藏把金子買了主公性命放
下了心兩箇漫漫地都投衙門內去了有詩為証

莫道西方物

萬邦相徃還

酴醪收色退

霹靂避光閑

石佛當回首

金人或解顏

儻教孟嘗在

雇汝踰函關

好多時鹽冶判官高定隨帶一行部從到城門外下
了轎子只帶着一箇心腹的家臣叫做姓早野名勘
平直到門口高聲叫道鹽冶高定進來把門隸出來

管待天
使處非
妾婢之
行至是
則雜劇

說道適間挑井爺已到問尊公到也未隨後高執政
也來問過了快快進去鹽冶判官聽說眾都到來只
恨自家替遲就帶着一箇勘平跑到廳中去只聽得
前廳後堂鬧鬧熱熱管待天使唱了昇平曲風帶歌
聲漏到垂柳陰裏却早來到一箇養娘羞花欺月的
容貌約莫十八九歲年紀帶一箇小廝拿了提燈就
到門下停腳對小廝道天色已放亮你們不許進到
城中從此回去小廝領諾去了那女子搭識上了勘
平早要見他看望裏頭去處却好背後叫一聲你莫
不是活佳兒活佳兒回轉身看見說道奴家在此專

要尋你却也來得好。勘平道：夜深更闌，只是裙釵不帶，從人寔是疑惑。活佳兒便道：「一箇小廝送奴到此，已先打發回府去了。」一箇留後的就是大奶奶，直叫奴家到此，貴幹他，說要尋見了。勘平把這文匣交他，轉就交上。主公手裏交高官人，但罷疑廳中，急忙底際，恐怕誤了事務，停停休。寅夜叫你去，奴家聽得這話，根不能風，只說把這文匣相公手裏轉交高。官人難道有失，說得奶奶方纔允許，一惹一路蛇走去來多，喉極底。勘平道：「既然恁地把這文匣拿去，交上相公，要你耐心在這裏等。」兩箇說話之間，只聽

寫得妙

得從門內叫聲。勘平勘平，鹽冶公叫，你聽得。勘平顧不得活佳兒撒開而去，轉身後只見一箇漢子，啞嘴兒出來，却似白鷺踏探泥龜一樣的那箇鷺坂伴內，對他活佳兒道：「消魄種，你看色情上，另外使出智謀來。你和他勘平想愛想戀之間，假意叫了勘平，哄他進去，你說我來有甚事務。我的上公托你一件幹事，我也托你，只要一吹一頭說一頭，將要樓抱活佳兒早推開了他手，道你慣頑在守矩府中的人，亂了清規十分不法，休要胡纏。伴內道：「你沒情巴巴的迎神出遊，活佳兒哎呦一聲，兩箇蒼頭直到背後連叫喝。」

鑽龜即
心中漫
了處

道伴公伴公高執政在公廳裏火票尋你不想在此
捉弄女人是怎道理被他說破滿臉悔氣同他兩箇
轉進去勘平轉換他來說你看我的黃絹幼婦計策
伴內被他誑騙了去我若到此說你的主公尋你有
事他怎生肯信我尚且叫蒼頭吃了一杯酒哄騙了
他那文匣也已經交過主公緊要的關停當了活佳
兒道恁地是似雪中送炭錦上添花早來教我歡喜
就捏手勘平道我也正要這箇且等一回活佳兒道
那要相等寅天將亮須要早來勘平被他勸杯過原
來胸中有撒得幾分火聽了這樣甜話心內火塊也

似熱越發熬不過將要行事諦地想道這裡是出入
來往的去處怎生勾好只聽得廳中唱曲之聲曲中
唱起倚松根使腰的句因此思量得起把石頭權做
凳子纔好行事兩兩自像自意挽手到裏頭去了但
見

河漢耿耿宮漏沉沉西山斜月隱樹間寅夜涼
風透衣裏顧鳳叫凰雙棲靈鳥恐人知握雲攜
雨共宿仙客惜更闌廳前高唱一齣未畢一齣
起樓上禁鼓千打將殘千打響馳道傍哈噪人
馬醒過嬌女夢魂衙門邊閃爍提燈照着佳人

恣瀟漢
子何有
清士鍊
腸

春情可恨宣淫似風箱頓教清士鐵腸鑠

此時客廳廳中還有大鼓之聲賀喜天下太平國家安
寧滿殿熱鬧只說若狹介就在這里等高師直定要
斬做兩段把褲子拽扎起拿刀在手那高執政帶了
伴內兩箇不限防將要走過却早看見這般勢猛吃
了一驚叫一聲耶嚻長兄早來小心謹嚴我倒來得
晏歡艷了還我有待長兄陪罪就將兩刀丟着在地
恭恭敬敬對他說道日前在鶴岡廟裏對你說得無
禮恐怕動怒因此負荆請罪前任酒氣不分皂伯三
長四短說得不是失口失志大大非禮我是執政重

大手筆
手段說
妙起妙

臣低頭拱手來要求免罪但是兄長能辦幹事的人
教下官宥殺死了儻若外人如此必定我此首領一
較輓爭些兒不瞞哥哥說那一天就在你的背後合
掌下拜必竟年老的人說起沒出豁的事來看我老
人之面怒免怒免恁地把刀丟下合掌來告免難道
桃某不恁麼理會肯應承多多謝謝伴內你也來好
好地央告這就是被賄賂救命黃面先生放光的處
若狹介那裡得知自己家老暗送禮物之事只被他
說開把勇猛的头勢都漫了到此不好開刀來結果
看看既磨礪的腰刀也失了體面只低着頭躊躇不

定那本藏是在隱裏目不轉睛看望動靜却說高執政對伴內道鹽冶判官為甚來得晏了比這位桃長兄大相懸隔至今不到殿上連那家老也沒箇能幹會事的蠻奴才却轉頭向他若狹介道且陪你到公廳裏去要請共起身師直不佞懊悔多有衝撞多情種子波俏的恕察恕察若狹介被他勸了只推道有此不爽快執政道有甚貴恙把藥劑來與你服若狹介道壁廂不消費心執政道既然恁地意意伯伯煞時歇息請睡若有什麼公事都在我身上替長兄辦事主僕二人扶他若狹介強投房內去了本藏看見

是判官沽魚河豚處

心花也開了不死也魂消只好拜天拜地就在耳房裏等候不多時鹽冶高定要到公廳將走過廊下高執政大叫一聲你怎來得晏了預通知你五更來相會鹽判官道薄幹誓留失時刻是多罪既然恁地駕前排班還好一回就向袖子裏拿出文匣說道如今下官的從人把這文匣帶來要交足下就房下送來的的高執政道你的夫人是箇當心的人知道我喜愛做詩要求指教敢是此事就拿在手裏展開看見詩曰

直置猶疑被不單 故堅裙帶足防寒

合歡者被名夫妻同寢衣

洞房縱襲鴛衾煖

莫取人衣作合歡

咏畢道這是在新古今集古人守節底詩把這詩討指點是甚道理尋思一回纔知道是不肯和我通情只道對他丈夫走透消息恐着一肚子氣假做不知問道判官你這首詩莫不是看過判官道此刻纔聽過執政就地多放做冷淡的腔子道你的夫人是真操督地送來的詩也尚且如此莫取人衣作合歡你好生有福娶着這般列女為此愛他離不得左右是該的出來得晏你只要在家不管公事端得是指東說西由口毒罵那咱和若狹介索開剗地轉到鹽判

官的身上來是斷然不知陶一鳥氣警着悶氣說道官人莫不是酒興執政道幾時請酒縱然喫酒也不喫了不敢誤了公事不做慢懶你是為何晏了必是在家喫酒挑井生是比不得你只要留心早來終是你的夫人是列女況且美麗過人實是閨閣文章之伯女流翰苑之才須要由你賣弄且不要激惱並不講虛話今日是殿下公事忙連我也擺撥不開顧不到這般田地只說道這是從我賤內送來你這様掛念婦人不如在家撒嬌撒痴莫必出來管待公事大凡似你一樣只要在家的人譬喻說舊井底的

每小字譚

三四

海外奇譚 三四
十
鯽魚須要聽過。適來他鯽魚是在三四尺的井底。往
當時不能見外。只道是天地也沒有這般去處。有時
調理井中打水。都浮到弔桶內來。他那鯽魚慣在井
中。設適把此放了流水大喜失度。碰着橋柱就死了。
你也像箇鯽魚一般。滿懷說得口滑。呵呵大笑。聽得
判官按不住無明業火。應道你莫不是着了顛狂。執
政道你把下官做散酒風。我是天下執政的高師直。
判官道怎麼說過的話。真心也否。執政道瑣碎死了。
若說真心待我怎地。判官道撒攬該落地要做恁地。
呢把刀出鞘。劈頭砍將來。早被打傷額上。轉身狂過。

把那長帽切做兩半。又見他斬將來。東逃西躲。死命
走了。早前在耳房等候的本藏。跑走出來攔住鹽判
官道。且請息怒。高執政乘著空便。南倒北歪。直投房
內去了。鹽判官大叫本藏你放我要斬他。做兩段。就
在那裡掙扎。却早廳中大鬧起來。那滿殿的武官大
小諸員。一邊按住鹽判官。奪了腰刀。一邊扶高執政。
省傷。真箇熱鬧。又是前門後門。關住兩邊燈籠。閃如
螢火。當時勘平目睜口呆。喉急了跑到後門。沒命的
敲門。管不得打得碎。放聲大叫。鹽治判官高定的從
人早野勘平不知主公身上安否。放心不下。要求急

早開門聽得門吏也高聲道：「这里是後門，儻若有事，到前門去。」勘平道：「這里了，是後門，前門是各處的。」武士跑馬壅塞，跟隨伴當換肩擦腰，不能近前。定要聽那鬪毆的來由，守門吏應道：「鬪毆情由，決斷明白。」鹽冶判官對他高大官人，及傷因有罪犯，罰他墩鎖。教判官坐着陷車，已送去了。聽得勘平大叫一聲：「苦！將要跑回府中。」就地想道：「既然鎖押那里，能勾回府走一步，退一步，躊躇不定，却好撞著活佳兒。」活佳兒道：「妾今聽過詳細，你待要怎地？」說罷，扭扭捏捏着大哭。勘平撥開了，說：「小鬼頭，你道勘平失了武夫的名。」

就把刀要自刎。活佳兒道：「消停住了，莫不是倉惶意亂。」勘平道：「這怎地？我有不倉惶不在？主公危險，由地跟隨。況且罪人一般坐着陷車去了，釘鎖衙門，我為漁色失脫了，跟隨裝梗雙刀，分甚嘴臉見人？你早放手。活佳兒道：「雖是有理的話，這那里教你悞了事務？都是奴做過失，你倘要死，奴是比你合當先死。譬如你死後頭，有那箇更稱贊你做好男子，須要詳細斟酌。熬不得痛苦，亂亂你且和我去。我的爺娘家，雖他在村落中，實是既爽人，你如今遇着這般時蹇，也是寧耐前世，注定閃賺，只靠奴家所告的話也好說罷。」

何卷
丈夫
之志

放聲嚎啕，勘平道：「這也有理，你是新來府中，未久不知委曲。我這府中有箇爲頭的家老姓，大星名由來，助就在鄉府還，不回來。他若回陪罪，等到其時候，搭兒同你去。二人將要打點起程，只見鷺坂伴內帶了走卒跑出來，說你的主公鹽冶高定對我東人衝撞亂打，即時罰他鎖了門戶，可知早晚斬了首級。你這廝也干休不得，縛去做肉醬，你早做準備。」勘平道：「湊巧了，單殺你一雙鷺，雖是吃不勾，且吃我勘平的調和滋味。」伴內調遣走卒道：「你們不教他說嘴。」走卒領諾，左右夾攻。勘平就勢把雙手扭，二卒的手一脚。

踢了，却看他把刀打將來，快把刀鞘隔開，轉回身來，打翻四箇，併砍將來，皆被打翻。爬起來，東西亂擲，四散走奔。伴內留後打將來，却早扯住，就捏着頭頸，踢倒在地，舉脚踏住了。說：「這廝你既是我手裏行貨，要搨便搨，要殺便殺，弄得七死八活，却好活佳兒早來，拿住。」說道：「若殺了這廝，倒礙了你的身上。」將包容放他去罷。伴內看他勸解，就從脚下掙扎起來，像似沒尾的鷺，爭些兒死命逃生。去勘平道：「惋惜放他走了，但是殺了那廝，反添不忠的罪。」如今思量我夫妻潛地韜身，只等時候，却有理會。看來天色將曉，東

雲放亮老鴉離巢有詩為証

新林綠樹影參差 軟步行行躑躅花

路上啼鵲迎我告 不知歸去卧山家

夫妻赶路雙行殮 風宿水要是路上趨走只覺退步

一味地憂思主人身上必竟怎生發落二人存志掛

念不知投到何處且聽下文分說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第四回

鹽冶領諭自刎死 忠臣含淚共分離

花疑紅粉柳疑眉 人去階前麋鹿悲

唯有姑蘇山畔月 青龍舟上泣西施

話說鹽冶判官為手刃高執政扇谷地面的東府十字兒竹竿封着門扇本衙人員之外不許他人的出入來往看見甚是嚴緊雖則如此後堂裏打掃得齊齊整整許多女娘跟隨着甲活欲奶奶坐在傍邊下首齊眉坐着和大星由良助兒子喚做力彌輩共為安慰他主公的氣悶把鎌倉山中千嬌百媚有名的櫻

花折將來插着花等籬各各要活東人性命比這活
花一樣正是

三春奇絕百花王 樹似海棠艷海棠

未見生知名我土 特憐栽擅美東方

梅香月下羞形瘦 桃媚風前嫌象強

千斛瓊珠時散落 知將國色讓群芳

却是諸士隊長姓原名鄉右衛門從柳廳外直走過
廊下有陸續一箇家老姓小野名九大夫也到廳中
對力彌道兄來得早力彌道某等父親從鄉內回來
的間晝夜陪侍鄉右衛門道難得你這片心又叉手

向他奶奶請問今日相公的起居如何夫人道連二
人勞勞我只道不想主公飛禍恐怕氣悶好生煩惱
比我體量大不同早暮看玩假山茂盛的花木喜容
似常因為我也只要安慰他相公採摘有名的櫻花
你們看看那樣整頓花枝鄉右衛門道正是如命花
是將有箇開期做美觀必定釘鎖也開了想必赦宥
墩鎖吉利之兆小生也將要有甚好玩物奉上奈緣
這般的事却理會不得且稟告一件要緊的事聽見
今天有欽差到府必然相公免了墩鎖的恩令九太
夫兄你說怎地聽得九大夫冷笑道大凡百花雖是

教人霎時間喜觀眼目風起吹散你的說話也只要
教人觀喜不像箇武夫的所爲糖言蜜語油裡滑的
光棍你道爲何此番主公的罪犯是領了管待天使
的大職對那當權底人教他帶傷況且鬧了殿上論
這罪犯輕則流徙重則破肚處死原來向他高執政
做了對敵這是相公竟沒主張鄉右衛門聽也不曾
聽完對他說道恁地說是你指望相公的流徙破肚麼
九太夫道並不是指望我不曾說謊言只直言論起
理來討其起根只爲你濫格上惹壞了事務將黃白
東西打了關節不到得如此狼狽只當自己的貪心

一般看成聽得鄉右衛門掃興道若對人家有諂媚
算不得武夫力彌兄你說是不是夫人連忙勸解了
兩箇人說道你二人不要相爭若要尋那相公闖禍
生都做我起端向日的在鶴岡地面比及御筵之際
並然含臉的高官人對我說起風話來求歡我要教
他耻辱了一番只不與說知老爺送了歌詩教他羞
耻他看我不遂其欲以怨報讐却與相公毒口說破
原來老爺天性性急怎地耐心得過難道沒主張鄉
右衛門力彌聽得這話互相體量他東人的憤怒滿
肚含冤却早聽見差官到來前堂官聽打鬧裡報知

廳中聽得奶奶走退下首三人一同將要出來迎接
只見那兩箇欵差一員是姓石堂名右馬丞一員是
高執政的部下姓勾子司名侍郎左衛門領了公命
倚強過上首坐着鹽冶判官漫漫地從紙門內走出
來施禮道石堂公領了欵差勞駕到此且請一盃魯
酒散了積鬱爾後謹聽諭旨勾子司道正是高興我
也要陪你吃但恐聽了諭旨驚駭酒也不能飲得下
肚裏說了呵呵冷笑右馬丞道我今日領了諭旨到
此你要拱聽就向懷中拿出諭文將要展開念起鹽
冶判官就改容端正坐位謹聽公諭其文曰

鹽冶判官高定以私讐會冤在於殿上傷殺高
執政師直靠犯大鬧殿上罪鈞命該地方城郭
采地盡沒官着令破肚處死

聽得奶奶滿坐諸士驚愕失色各各面面相覷駭得
呆了判官面不改容不肯破慳便道謹領嚴旨俱已
知悉且與眾位請酒謝勞勾子司道你停停住口此
番論你的罪犯理當斬首示眾只放將軍仁愛之恩
教你破肚應該感恩快做準備且破肚法有禮式不
可虧缺了怎生只顧裝做巧言穿了時勢裝長外套
賣弄風流不是酒與果然狂惑對我二人太太無禮

鹽冶判官被他來殺一頓只是陪笑說道這下官並
不是酒興又不是狂惑聽見今日欽差駕臨只道該
是如此教你看我的準備就解了雙刀脫了外套底
下着了素練新衣穿了縷麻喪服臨死的打扮看得
衆人驚駭勾子司也覺之趣閉口右馬丞走近前來
道我體量你的心情這番我便領監斬官出來只指
望寬心好做準備判官道感蒙好意從廝鬪到今只
道是似箇恨在殿上被他本藏攔住不殺了高師直
透骨底冤生死難忘如捕正成謂因臨死的冤念陰
魂纏住冠陽司人我也魂魄不消滅了生死報此冤

雙當時伺候的家臣一齊敲響紙門都道相公存世
的日大家情愿要拜尊顏鄉右衛門你替我衆人稟
這話鄉右衛門即稟說可否怎生判官便道情知他
們道理但是等由良助到一齊來鄉右衛門領諾隔
着紙門說道公命憑你聽知一人也不許進來各人
員不敢再稟寂然候後命那時力彌領了旨令預備
的短刀放在盤子上拿到面前判官徐徐地把那縷
麻的上頭脫却來從容說道兩位監官須要看證把
盤子扳扯將短刀舉起戴了甲着力彌道由良助何
嚮來遲力彌道不知怎地還不回來判官道恨着在

陽司不能見他，更是餘念没法，奈何把短刀轉倒在手，望着左肚子，搠破，慌得夫人再也不能開眼。只是口稱佛名，眼淚雙流，看得從廊下跑走，踏開紙門進來。這乃是姓大星名由良助，看着這般景况，叫了一聲，倒着在地。隨後矢間千崎大小眾人各各爭先跑進來。鹽判官道：由良助已不到。由良助道：將洗縫補拜過陽世的尊顏，實是萬幸。判官道：我也滿願，諒必聽過委曲，悔氣得狠了。由良助道：詳細聽過到這田地，並沒一言稟告，只願要絕命。端整判官道：不消你說了，把刀搠到右邊，苦苦嘆氣道：由良助這短刀遺送

你作表記能勾得替我報讐，說了把刀尖割頸，就丟出去，撲地嗚呼哀哉了。那夫人滿坐，人眾都閉着眼，忍氣吞聲，暗裏捏拳切齒，伺候由良助走近來，恭恭敬敬，拿起短刀，把那鹹血刀尖反覆看了，捏着拳，含冤無窮，淚如雨下。鹽判官臨死的一句，透到徹了五臟六腑，經板兒印在心上，可看後來大星由良助忠心義志，傳播聲譽于不朽的，即在這裏起端了。勾子司立起身道：判官已經放命倒了，趕早繳還空府。右馬丞道：不要說這話，他乃是一城一國之主，且容他們準備了送葬的儀仗，寬心退去。我這石堂便是領

了監官已經看完破肚一節快去繳旨就對由良助
道石某體量你們悲傷哭慟的心設有什麼事幹替
你辦事不必計較却向眾人作揖徐徐兒去了勾子
司道我也到了後廳歇息等他收拾屍首就叫從人
道你們把他眾人的家伙都丟出門外判官家寶要
不被他暴做無藉狗頭搶奪了去吩咐已畢睜眼看
到四邊一直投房內去了奶奶放聲叫道除非是武
家的身上有恁地悽慘麼適纔老爺臨死時就要去
講無限的語恐怕被欽着譏破了不識廉耻下賤的
心矜持了到此可憐死了非命抱着屍首疾痛哀哭

禍自夫
人起而
妻無祀
秋胡之
操何

由良助道力兒請奶奶快早奉陪主公遺體送至香
花光命寺去我也隨後赶到應做送終的準備掘矢
間小寺其他舉府人員路上守護而去却早把乘轎
子擡過來放下眾人攏來就揭起簾子揮淚擡起屍
首安頓轎內漫漫地扛將起來夫人看見暈倒大哭
但見

冤魂迷九原怒氣留宇宙啼血杜鵑飛雲外貫
日白虹犯斗柄合歡樹上比翼失匹孤挽歌聲
中薤露扶柩哭拋去金釵長不梳髮擲却鸞鏡
竟無照顏暈倒渾如前庭芍藥僵在地轉撲恰

每小奇譚

日四

似南海觀音來入定箇箇相慰無相顧人人相
扶何相知

衆人一頭解救夫人安慰一頭簇擁轎子跟隨三脚
两步望光明寺去了留後的人員各各拜送方纔仍
舊坐了小野九太夫對由良助道足下是從尊翁八
幡六郎領了家老的職雖你和我同僚就從今日已
干隔滂漢無家容身家裏妻小未免得饑寒的苦爲
此故主公所蓄的金銀分派退了若不是快快交還
空館被他勾子司見怪千崎彌五郎道可恨高執政
不死寧何等官軍來時在這府中死命打熬九太夫

兒子定九郎道你和他對敵死併我並然不會主張
靠我父親的見識快把空館交還把金銀分派不還
是好麼二人爭論一回由良助默默不題一聲兒聽
了二箇議論剛纔開話道方今二位商議的彌五郎
的主張與我胸中正是一體論起理來該是我們奉
陪亡君殉死自從白白破肚死了不如等他足利官
軍鬪戰併死九太夫道你說甚話我只道是有什麼
好商量我們已做無藉的人向他足利將軍要做對
敵這是並沒主張我這九太夫是委決不下定九郎
道父親說得是我這兒子主意不來這商議要免了

罷父親不用坐得長久且請回家九太夫道也好列
位寬坐議事調停說罷父子二人一同信步回去這
父子適來貪酷自肥只聽他與官軍放對的話好生
怕死安下去了彌五郎道不要管他大星公快做准
備官軍到來與他厮併由良助道不要慌對他足利
將軍有甚寬譬拒敵官軍我只要討探他父子二人
的心胡意安排了這箇計謀快把空府繳訖各各離
了這裏憑你衆人四散我且在京都山科地方聚會
只要剖露胸中商議定安正說之間只見侍郎左衛
門從後廳裏跑走出來說道你們許多時商議收拾

了屍首快早交還空館鄉右衛門便道想必等得煩
腦主公收貯的傢伙併器械等件和盤好好查驗收
去大星公請退去由良助立起身來自道我等從積
祖到今晝夜隨衛當直誰想至于今日出了府中好
生痛哭躊躇了半晌回顧不住只得走出門外去
當時力彌矢間堀小寺送過遺骸陸續跑回出來纔
知道已經交還館舍從是只要等他足利官軍廝殺
受死由良助道如今不是死期列位要看亡君的遺
送把短刀放出鞘來便道這刀尖乃是相公血痕留
了餘念的魂魄把這短刀割下高師直首級纔得滿

願衆人踊躍說道有理有理只見勾子司叫伴當把
 門櫬拴了道高執政罰你衆人受苦好箇武士嘴臉
 伴當一齊撒手哄聲大笑陶他的烏氣年輕烈心的
 後生聽這惡語將要轉回厮鬧由良助扯住便道你
 們怎不是要報上君的冤讐麼不可造次行事衆人
 方纔耐心一齊走出外來又回顧府中揮淚眼睜睜
 地出去了必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三才圖會

